

《淮南子》的历史思想

许殿才

摘要：《淮南子》是一部思想丰富的理论著作。此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进行理论探索，书中的历史思考，是汉代史学成就的组成部分。《淮南子》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初形态；人们的社会历史活动应以体道为根本原则；社会历史的变化有着阶段性的特点。

关键词：《淮南子》；刘安；历史思想

中图分类号：K092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0)06-0001-04

汉景帝、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组织人撰写的《淮南子》（又称《淮南鸿烈集》），是《吕氏春秋》之后又一部集体创作的理论著作。其书牢笼天地，博极古今，内容庞杂，思想丰富，但主导思想属于道家，可看作黄老之学的一部代表性作品，也可说是西汉道家的集大成之作。

刘安组织编写《淮南子》意欲“纪纲道德，经纬人事，上考之天，下揆之地，中通诸理”，有很高的理论追求；他表白：“著书二十篇，则天地之理究矣，人间之事接矣，帝王之道备矣，”有很切实的实用目标。书中阐述：“言道而不言事，则无以与世浮沉；言事而不言道，则无以与化游息。”^①明言此书是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进行理论探索的。书中所论“天地之理”和“人间之事”是汉代历史思考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一、以道为本的宇宙观

《淮南子》崇“道”，从天地之理中抽绎出“道”，作为自己理论学说的最高范畴。认为“道”是宇宙本体，又是万物的生成变化根源，还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根本法则。

书中描述“道”：“夫道者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柝八极，高不可际，深不可测，包裹天地……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，舒之幌于六合，卷之不盈于一握。”它在空间上包容一切，在时间上无穷无尽，变化无常，不可测度。因为其无限，独一无二，所以又称

为“一”，这个“道”或“一”也就是宇宙全体。它无形无声无味无色，却又是充盈一切的客观实在，有形有声有味有色的所有事物都真实地体现着这一客观实在。所以说：“夫无形者，物之大祖也。……所谓无形者，一之谓也。……无形而有形生焉，无声而有声鸣焉，无味而有味形焉，无色而有色成焉。是故有生于无，实出于虚。”^②

“有生于无，实出于虚”，可以理解为世界万物这个“有”、“实”，化生于“无”、“虚”的“道”；也可以理解为外化的有形之物，体现着内在的无形的“道”，即“道”是支配万物运动的普遍内在规律。对于这两点，书中都有明确的说明。

关于“道”是宇宙事物变化所遵循的客观法则，《繆称训》宣称：“道者，物之所导也，德者，性之所扶也。”“道”规定着事物的性质与运动方向，事物如体现了“道”即禀赋了“德”，便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根据。它举出物象的具体特征说明“道”的这个秉性：“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，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，日月以之明，星历以之行，麟以之游，凤以之翔”。

关于“道”是宇宙的本初形态，由它化生天地万物，书中论述：“其全也纯兮若朴，其散也混兮若浊。……万物之总，皆阅一孔，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门。”^③“道始于一，一而不生，故分而为阴阳，阴阳合而万物生”。^④“道”化生万物是个自然的过程。它无目的、无意识，不主宰万物，也不施行赏罚，具有物质属性：“夫太上之道，生万物而不有，成化象而弗宰。蚊行喙息，蠓飞蠕动，待而后生，莫之知德；待之后死，莫之能怨”。^⑤“其生物也，

①以上引文均见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，《诸子集成》本，上海书店，1986年。

收稿日期：2009-06-21

作者简介：许殿才（1953-），辽宁沈阳人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，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。

②以上引文均见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。

③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。

④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。

⑤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。

莫见其所养而物长，其杀物也，莫见其所丧而物亡”，^①其实这个意义上的“道”也就是大自然本身。《淮南子》对“道”的性质和功用的论述，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宇宙自然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。

对于宇宙的生成过程，《淮南子》以“道”为本，作了唯物主义的描述。《天文训》说：“天地未形，冯冯翼翼，洞洞漉漉，故曰太昭。道始于虚霏，虚霏生宇宙，宇宙生元气，元气有涯垠，清阳者薄靡而为天，重浊者凝滞而为地。清妙之合专易，重浊之凝竭难，故天先成而地后定。天地之袭精为阴阳，阴阳之专精为四时，四时之散精为万物。”本初形态的“道”，由虚霏生出宇宙，宇宙又生出元气。混沌无象的“道”至此有了“涯垠”，元气向清、浊两个方向分化，从而形成天地，天地间之气分为阴阳，表现出四时，化合成万物。对于人类的形成，书中解说：当天地形成，万物成形之时，“烦气为虫，精气为人。是故精神天之有也，而骨髓者地之有也；精神入其门，而骨髓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”^②天的清阳之气形成精神，地的重浊之气形成躯体。人死后，精神上归于天，形骸下消于地，个体便不存在了。这是对人类起源和形神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，尽管它与人类起源的真相还有相当大的距离。对于万物生成和自然物象的生成，书中还用阴阳气化论作了具体说明：“积阳之热气生火，火气之精者为日；积阴之寒气为水，水气之精者为月；日月之淫气精者为星辰。……天地之偏气，怒者为风。天地之合气，和者为雨。阴雨相薄，感而为雷，激而为霆，乱而为雾。阳气胜，则散而为雨露。阴气胜，则凝而为霜雪。毛羽者飞行之类也，故属于阳。介鳞者蛰伏之类也，故属于阴。”把世界万事万物及其形成与表现，都说成是阴阳气化的结果，是很彻底的气一元论观点，对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当有直接影响。

对于《淮南子》的宇宙生成论，任继愈先生作了充分的肯定：“《淮南子》把物质世界的活生生的内在力量展示出来，这正是素朴唯物论所具有的辩证特点，因为自然力本来就是具有活力的。……《淮南子》书中，有着中古时代最为系统的宇宙生成论，标志着人类视野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。……《淮南子》凭藉当时有限的自然科学知识，发挥其极高的想象力和推断力，穷究天地剖判、宇宙演化，其间架结构成为以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宇宙论的传统格式。”^③这是很恰当的评价。

二、体道而无为的社会历史观

从以道为本的天地之理出发，《淮南子》提出人的生存活动与社会行为应以“体道”为根本原则。

要在弄清天地之理的基础上，通过自己顺应自然的行为求得生存与发展。《原道训》中所言“体道逸而无穷”，“循天者，与道游者也”说的都是这个意思。

书中论述天地万物的本性和相互关系都本于自然：“天致其高，地致其厚，月照其夜，日照其昼，列星朗，阴阳化，非有为焉，正其道而物自然”。^④自然万物既然如此，那么由自然化生出来的人当然也要顺自然之宜，才能得其所：“陆处宜牛马，舟行宜多水。匈奴出秽裘，于越生葛絺。各生所急，以备燥湿，各因所处，以御寒暑。并得所宜，物便其所”。因此，书中推导出“万物固以自然，圣人又何事焉”的理论命题。把这一结论引入社会领域，便得出因自然而清静无为的主张。

书中将人事区分为“天”与“人”两个高低不同的层次：“达于道者，反于清静，究于物者，终于无为。以恬养性，以漠处神，则入于天门。所谓天者，纯粹朴素，质直洁白，未始有与杂糅者也，所谓人者，偶嗟智故，曲巧伪诈，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。……循天者与道游者也，随人者与俗交者也”。^⑤所以“圣人举事也，岂能拂道理之数，诡自然之性，以曲为直，以屈为伸哉？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”。君主执政要顺其天而应其人，须行无为政治。它论道：君主要“处静以修身，俭约以率下”，君主之道要圆，即“虚无因循”，臣子之道要方，即“守职分明”。通过主圆臣方，建立起上下人等各得其所的政治秩序，便能达到“乘众人之智，则无不任也；用众人之力，则无不胜也”^⑥的境界了。《淮南子》讲顺自然之宜、循事务之理是正确的，一定历史时期条件下在施政上因循而无为也是适当的。它从体道的角度论证无为而治的道理，也有很强的说服力，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。可惜的是当此书撰写之时，历史条件已发生变化，社会已产生全面兴革、开拓进取的客观要求，它的论点，只能给政治家、思想家们提供对施政原则的进一步思考了。

《淮南子》继承了孟子等人的重民思想，认为民是治国之本。《泰族训》论述：“国主之有民也，犹城之有基，木之有根，根深则本固，基美则上宁。”把民众作为君主生存的根基，比喻非常贴切。《主术训》阐述：“食者，民之本也；民者，国之本也；国者，君之本也。”将食物、民众、国家、君主的命运联系起来，讲述它们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，清晰而扼要。这里所言以民为本，并不是说民比君更重要，而是说君主离不开民众的支持，民心向背关系着政权的存亡。书中还讲到安民之术在于“足用”、“勿夺时”、“省事”、“节欲”，这里着重强调

①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。

②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。

③任继愈主编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（秦汉），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255—256页。

④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。

⑤以上引文均见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。

⑥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。

经济对民生的重要，反映了见解的切实。同时，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，它又回到了无为而治的根本原则上。

《淮南子》对历史有丰富的见解，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有很深入的思考。

书中有反对崇古循古的思想倾向。它批评“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贱今”，以致出现“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，诸人皆争学之，后知其非也，而皆弃其曲”，“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”^①等怪现象。它认为历史是变化的，持崇古思想以论当世，必然凿枘难合，无补于世：“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，是言其所不行也；非今时之世而弗改，是行其所非也。称其所是，行其所非，是以终日极虑而无益于治，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”。^②逻辑的悖乱导致行为的乖张，至少从表面上看，这一论证是有力的。它论述：“世异则事变，时移则俗易。故圣人论世而立法，随事而举事。”这是理智而通达的古今关系之论。它还能挖掘历史的内涵，从表象深入到实质去借鉴历史：“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为法，所以为法者，与化推移者也”。^③“与化推移”是光辉的理论命题，其实践意义是可以指导人们获取掌握历史、利用历史的自由，而不被历史的重负所压倒，理论意义是把古代的历史鉴戒思想向纵深推进了一步。

与历史变化的观点相联系，《淮南子》特别强调“时”和“势”的作用。书中经常可以看到“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”，“故圣人不贵尺之璧，而重寸之阴，时难得而易失”^④这样的话语。在它看来，“时”不是空洞的历史过程，而是充满内容的与客观存在交融在一起的特殊时段。所以《齐俗训》中说：“圣人知时之难得也，务为趣也。”抓住时机，因时而作，便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；逆时而动，则必然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。时既然是个流动变化的过程，那么不同的时世，便有不同的行为要求，也就有不同的评价标准。《齐俗训》对此作了论述：“天下是非无所定，世各定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。”这个是非相对的观点，对于因时立事的主张是有力的理论支持。《淮南子》还论到了形势与个人作用的关系。所谓形势就是由诸多客观情况所造成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，《俶真训》讲：“治世，则愚者不能独乱，世乱，则智者不能独治。”个人不能改变客观历史形势，只有在与特定的形势相结合才能显示出个人的作用，这个看法虽然有悲观色彩，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三、对历史阶段性的看法

从《淮南子》中可以感受到历史分期意识。在论述历史的变化时，作者在不同篇章里表述了对历史的阶段性看法。《俶真训》中谈到了历史上先有“至德之世”，后有“世之衰也”。在衰世中又有伏羲氏之时，神农黄帝之时，昆吾夏后之世，周室之衰。《览冥训》中谈到历史上有往古之时，有虞羲氏之时，有黄帝之时，有夏桀之时，有晚世之时，有当今之时。《本经训》中谈到“太清之始”和“衰世”。《汜论训》谈到有“古”，有“后世”。乍一看书中对历史分期的看法很乱，其实稍加清理还是可以了解作者的基本观点的。书中把历史划成两个大的阶段，即往古与后世。往古又可称为至德之世，后世又可称为衰世。在后世中又可具体分成伏羲氏之时、神农黄帝之时、昆吾夏后之世、周室之衰（与晚世之时是对应的）、当今之时。其中当今之时也可以理解为是往古、后世之后的又一个大的历史时段，这样历史就是三大段了。《淮南子》对历史变化方向的看法是矛盾的。作者认为从道德上看历史是倒退的，从物质上看历史是前进的。《本经训》和《汜论训》的有关论述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。《本经训》是这样说的：

太清之始也，和顺以寂漠，质真而素朴，闲静而不躁，推而无故。在内而合乎道，出外而调于义，发动而成于文，行快而便于物。其言略而循理，其行悦而顺情，其心愉而不伪，其事素而不饰。是以不择时日，不占卦兆，不谋所始，不议所终。安则止，激则行，通体于天地，同精于阴阳，一和于四时，明照于日月，与造化者相雌雄。是以天覆以德，地载以乐，四时不失其叙，风雨不降其虐。日月淑清而扬光，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。当此之时，玄玄至而运照，凤麟至，蓍龟兆，甘露下，竹实满，流黄出而朱草生，机械诈伪莫藏于心。……古之人同气于天地，与一世而优游。当此之时，无庆贺之利、刑罚之威，礼义廉耻不设，毁誉仁鄙不立，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，犹在于混冥之中。逮至衰世，人众财寡，事力劳而养不足，于是忿争生，是以贵仁。仁鄙不齐，比周朋党，设诈谲，怀机械巧故之心，而性失矣，是以贵义。……

作者认为原始之时自然与人处于本初的和谐状态，后来人对抗自然的能力增强了，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，造成越努力物质要求越得不到满足的后果，随之而来的是争心起而本性丧，以仁义礼乐救其失却捉襟见肘。这是一种消极悲观的历史观点。

（下转第13页）

①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。

②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。

③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。

④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。

名 称		产生时代	字 数	收藏编号	备 注
P. 3847	景教三威蒙度赞	晚唐	24 行, 327 字	P. 3847	经文认为是唐德宗时期(780—805)景净译作
	尊经	晚唐	18 行, 277 字		
	按语	10-11 世纪	4 行, 85 字		
一神论	喻第二	贞观十六年(642)	60 行, 1050 字	富冈文书	末行“一神论卷第三”6 字, 不属该部分。精抄贗品
	一天论第一		146 行, 2522 字		
	世尊布施论第三		199 行, 3377 字		
志玄安乐经		晚唐	159 行, 2596 字	李盛铎藏	今存日本
大秦景教宣元本经		不晚于 781	26 行, 465 字	李盛铎藏	今存日本
序听迷诗所经		约在贞观九年至十二年	170 行, 2845 字	高楠文书	精抄贗品
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		唐德宗建中二年(781)	正文汉文 34 行, 1780 字	明天启年间(1623 或 1625)于西安出土	
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石刻残幢		唐宪宗元和九年(814)	《至本经》35 行, 630 字;《幢记》23 行, 401 字	2006 年于洛阳出土	
合计		—	16355	—	

表 2-1 唐代景教文献目录

(责任编辑: 黄云鹤)

(上接第 3 页)

《汜论训》是这样说的:

古者民泽处复穴, 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, 夏日则不胜暑热蠹螭, 圣人乃作, 为之筑土构木, 以为宫室, 上栋下宇, 以蔽风雨, 以避寒暑, 而百姓安之。伯余之初作衣也, 綖麻索缕, 手经指挂, 其成犹网罗。后世为之机杼胜複, 以便其用, 而民得以揜形御寒。古者剡耜而耕, 摩蜃而耨, 木钩而樵, 抱甕而汲, 民劳而利薄。后世为之耒耜耰耞, 斧柯而樵, 桔槔而汲, 民逸而利多焉。古者大川名谷, 冲绝道路, 不通往来也。乃为窰木方版, 以为舟航, 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; 乃为鞬蹻而超千里, 肩荷负簠之勤也, 而作为之揉轮建舆, 驾马服牛, 民以致远而不劳。为鸞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, 而作为之铸金锻铁, 以为兵刃, 猛兽不能为害。故民迫其难, 则求其便; 困其患, 则造其备。人各以其所知, 去其所害, 就其所利。

对于物质生产的进步及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作了充分肯定。“这种历史进化论, 来自韩非, 又优于韩非, 说理更为透彻。……这些观点都是取得全国统一政权后的地主阶级, 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”。对于书中的矛盾看法, 任继愈先生是这样分析的: “总括起来, 是否可以说作者触及了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差异问题。作者的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, 但主导思想是认为, 社会在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, 道德水准却出现了某种堕落。在私有制下, 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, 经常是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贫困同时并存。本书的提法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辩证的理解。”^①

对于当今之世, 作者作了尽情的赞美: “逮至当今之时, 天子在上位, 持以道德, 辅以仁义, 近近者献其智, 远者怀其德。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, 春夏秋冬皆献贡职。天下混而为一, 子孙相代, 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。”^②历史过程进行到当下, 又出现了理想的社会局面。我们即使不能就此说作者认为历史是在曲折的迂回中发展进步的, 总可以说对于历史前途, 作者在这里表现出的是乐观态度。

(责任编辑: 陈剑)

①以上引文分别见任继愈主编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(秦汉), 第 279—280 页。

②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。